

老人與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美〕海明威 著

李锡胤 译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著

李锡胤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陈建华
封面、插图设计：许大成
版面设计：陈 维

书名 老人与海
作者 〔美〕海明威
译者 李锡胤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厂

1987年2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125

印数 1—9,550册 字数 54千

标准书号：ISBN 7—5411—0101—I0/I·100

统一书号：10374·324

定价：0.83元

“人生来是不能被打垮的”

《老人与海》译序

刁绍华

美国作家厄纳斯特·海明威（1899—1961）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于一九五二年问世以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和热烈的反响，并先后获得美国一九五三年度普利彻文学奖金和一九五四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但是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解释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原因何在？

海明威是一位非常独特的艺术家。他曾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认为作品用文字直接表现出来的只是“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而“隐藏在水下的部分”则是“八分之七”。也就是说，作家在浩瀚的生活海洋中选取、提炼最富有特征的事件和细节，将自己主观的态度和感情隐蔽起来，客观精确地勾勒出一幅幅生动而富有实感的生活画面。这些用文字直接描绘出来的生活画面，是作品看得见的“八分之一”，象显露在水面上的轮廓清晰、晶莹透明的冰山一样，鲜明突出，生动逼

真，给读者造成一种意境，唤起他们以自己的想象力去开发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在强烈的感受中对现实生活作出自己的结论。这是海明威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所遵循的独特原则。因此，丰富的“潜台词”便构成了他的作品与众不同的根本特点之一。《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总结。他在这里运用“冰山”原则，处理纯属人与自然斗争的题材（古巴老渔夫圣蒂雅各只身一人在海上三天三夜的捕鱼活动），充分发挥了“潜台词”的作用，赋予这一题材以象征的性质，使作品的主题思想远远超出题材本身的内涵，变得比较隐晦。

海明威是直觉论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矛盾不善于进行理论分析。他凭着直感经验，觉得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生舞台是个角斗场，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生存竞争的法则。他曾一再把人生比作全球比赛：一旦你被“偷垒”，就要被赶出场去。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的主人公弗特力思索自己的悲惨遭遇时，联想到全球比赛：

“他们把你丢进场子里去，告诉你一些规则，人家一抓住你不在垒上，即刻就触杀你。”海明威终生酷爱渔猎和斗牛，他也最喜爱和最经常描写这一类题材，对于他来说，这两项活动具有与全球比赛相同的意义。渔猎和斗牛的基本内容是格斗：人与兽斗、人与鱼斗。在斗牛场上，不是勇敢的斗牛士

把雄牛刺死，就是发疯的雄牛用锐利的犄角把斗牛士的肚皮挑开。在中非热带大草原，猎人同狮子、野牛搏斗，双方的矛盾必须靠一方的死亡来解决。独驾孤舟的渔夫在茫茫的大海上同鲨鱼搏斗，不是他用鱼叉把鲨鱼刺死，就是鲨鱼掀起狂涛巨浪，把渔船掀翻，使渔夫葬身海底。这些角斗活动在海明威笔下都具有象征意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缩影。他企图在斗牛士、猎人和渔夫身上寻找人生的理想：这些特殊行业的个体体力劳动者把格斗当作劳动的基本方式，养成了冒险犯难、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坚韧不拔的耐力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海明威作为一个不满于资本主义现实但又脱离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不到改造现实的革命途径，而热衷于追求抽象的人的精神力量。他在渔夫、猎人和斗牛士的职业性品格和气质中看到了这种精神力量，在作品中歌颂的也正是这种精神力量。

《老人与海》的主人公圣蒂雅各跟海明威笔下的其他人物一样，是人生角斗场上的失败者，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不幸者。小说一开始便指出，圣蒂雅各在墨西哥“湾流”里连续捕鱼八十四天而一无所获。他船上的那张帆“用面粉袋补了又补”，“正好似一面象征永远失败的旗子”。但海明威从来不去追究人物不幸的社会根源。圣蒂雅各一连串的失败，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的？对于作者来说，

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他认为重要的是人物对待自己不幸的态度。他的主人公不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那种逆来顺受的“小人物”，他们从不抱怨生活残酷无情，从不唉声叹气，更不去祈求别人那种分文不值的怜悯和同情。他们在精神上都是强者，想凭着一己的顽强奋斗而在绝望的境遇中闯出一条生路。海明威器重渔夫、猎人和斗牛士那种蔑视死亡和痛苦、勇于单身鏖战的“硬汉子”精神，并赋予这种精神以普遍的意义，认为这是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吃人法则的可贵的力量。《老人与海》正是对人类这种精神力量的一曲热情赞歌。主人公圣蒂雅各是个决不肯向厄运屈服的人。他那双眼睛“总那么愉快，从不服输”，象征着坚不可摧的毅力。这个老渔夫把自己的职业不单是看作一种谋生手段，而且也看成是人生角斗的象征。对于他说来，“天生万物都在互相残杀，方式各不相同而已”；鱼一方面“养活”人，另一方面“杀害”人；他捕鱼“不仅是为了活命，卖钱糊口”，而主要的是为了“表示你是个渔夫”。他把人和鱼的格斗假想成人生的战斗，在和鱼的搏斗中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圣蒂雅各尽管连遭失败，但毫不气馁，再次出海。他跟鲨鱼搏斗已经精疲力尽，并且明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仍然坚持战斗到底。在他看来，鲨鱼“美丽而高贵，什么也不怕”，因此他必须把鲨鱼打败。圣蒂雅各在梦中经常不断地向往着狮子

——力的体现者，强者的象征。他崇尚强者，更为能够战胜强者而骄傲。他在跟鲨鱼搏斗中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当他击退鲨鱼的连续进攻，将要抵达渔港时，他骄傲地向鲨鱼说：“做你的美梦去，梦见你咬死一个人。”老渔夫事实上毕竟被战败了，他那条大鱼被鲨鱼吃得精光，只剩一副骨架，但他在精神上始终是个胜利者。他问自己：“是什么东西击败了你？”他答道：“什么也不是。”“人生来是不能被打垮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能被打垮。”这实际上是海明威的主人公们共同的生活纲领。

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重伤，亲身体验了帝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浩劫。但他对此却感到束手无策，认为无法抗拒，并且对人类的前途丧失了信心。《永别了，武器》的主人公腓特力思索人类的命运时，联想到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

“木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向前，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跑，随即掉头向木头的尾端奔跑。蚂蚁在木头尾端叠得高高的，就掉到火里边去了。有一些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乱奔乱跑，不晓得要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奔跑，接着又往尾端奔走，拥在那还没有着火的尾端上，到末了还不是全部跌在火中。”这种历史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给海明威前期的作品涂上了特别阴暗的色彩。即使在渔猎中，他所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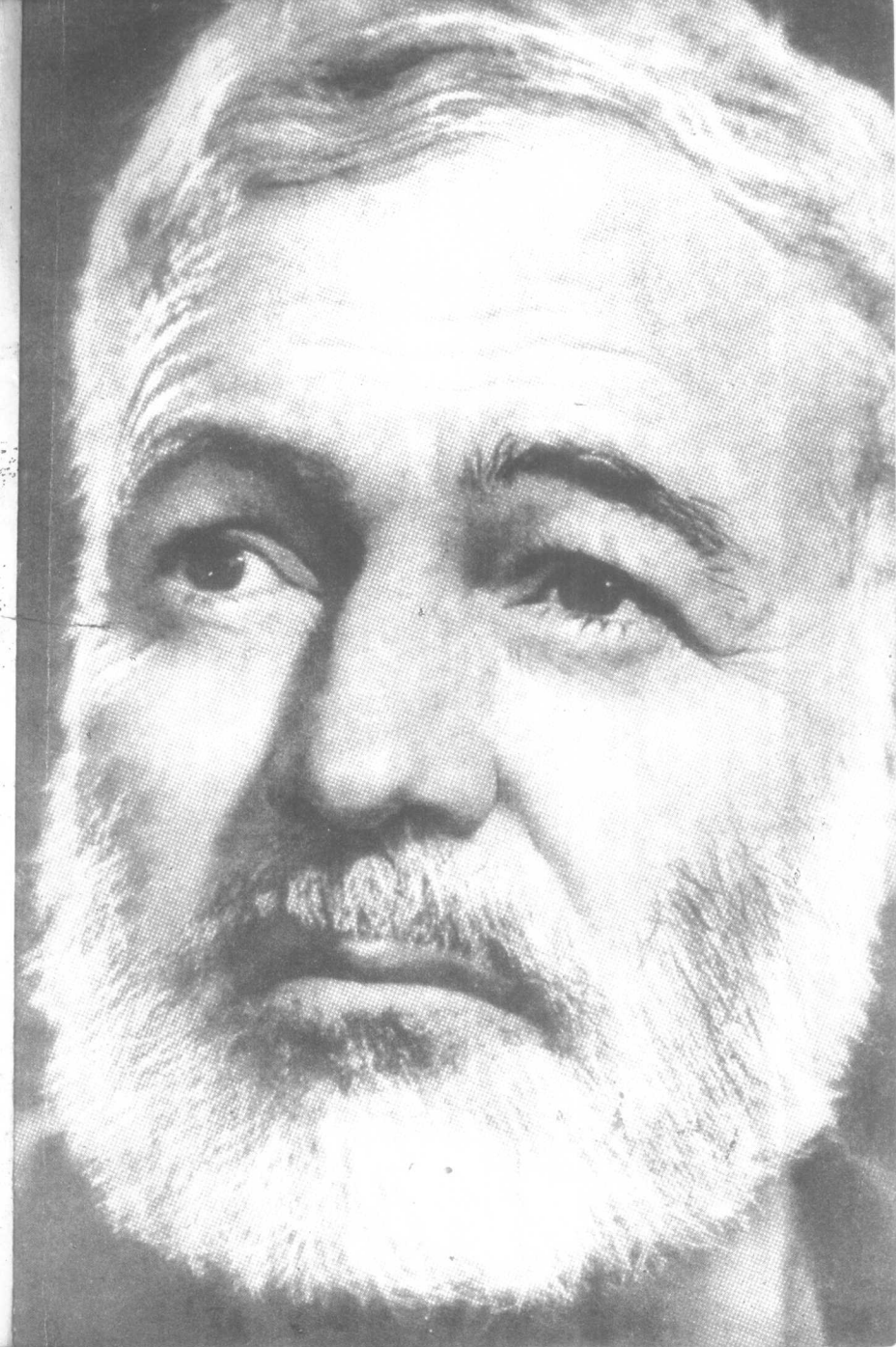
的也是人类垂死的绝望挣扎。三十年代前半期，在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海明威陷入更加深重的悲观主义。他在《下午之死》（1932）和《非洲青山》（1935）中赞美的是斗牛场上血淋淋的搏斗和狩猎中受伤的痛苦以及死亡的挣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的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他虽然并不完全了解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但却从进步人类的胜利中受到了鼓舞，确信人类有能力战胜种种苦难，获得美好的前途。他对未来抱有信心，因此在《老人与海》中能够在失败中歌颂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作品是海明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进步人类巨大力量的体验的结果。因此，乐观主义就是《老人与海》与海明威以前作品的主要区别。圣蒂雅各是被战败了，但他毫不沮丧，满怀信心地准备重新投入战斗。最后，他又睡着了，“正梦见狮子”。这是对未来胜利的热烈向往，这胜利是能够达到的。海明威认为人在精神上是不可摧毁的，这就是人类取得美好未来的保证。小男孩曼诺林准备充当老圣蒂雅各的助手，再次出海。他作为老人的继承者，将学到他的本领。这象征人类的才智和精神力量将一代一代传下去，预示着人类未来的胜利。

然而，海明威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上，不是来自对当代社会复杂矛盾的科学分析，只是凭着在实践中得来

的一些朦胧的感觉。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找到真正体现人类才智的具体社会力量，没有看到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所具有的伟大力量，不了解人类获得美好前途的具体道路。他只能肯定抽象的人类精神力量，对人类的前途仍感渺茫，因此也就不能完全摆脱历史悲观主义。他在《老人与海》中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不仅缺少坚实的现实基础，因而免不了笼罩上一层淡淡的悲观情调，而且只能采取抽象的象征形式。一旦接触现实社会生活，在无法解决的种种社会矛盾面前，他就必然陷入悲观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既写了《老人与海》这样比较乐观的作品，同时又写了《过河入林》（1951）、《海流中的岛屿》（1947—1952）这样悲观主义非常浓厚的作品。

海明威所歌颂的人类精神力量，实质上乃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孤高自傲和桀骜不驯，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它是资本主义世界里不幸者对抗强权、奋起自卫的一种手段，但这也只不过是现实的消极逃避或畸形反抗而已。这类个人主义英雄只相信自己，只依靠自己，孤军奋战，因此没有不失败的。一九三七年，海明威参加西班牙内战，在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人民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力量。他在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表现了个人主义的破产。主人公哈利·摩尔根临死前意识到：“一个人不行，现在一

个人不行了。”海明威在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的《第五纵队》（1938）和《丧钟为谁而鸣》（1940）中曾试图把主人公引上新的人生道路。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重又退到个人主义英雄的老路上去。不管是《老人与海》中的圣蒂雅各，还是《过河入林》中的堪特威尔，或《海流中的岛屿》中的赫德森，都仍然是个人主义英雄。他们都与孤独、绝望紧密相连，最终遭到惨败。圣蒂雅各是勇敢和坚毅的化身，但始终只是一个人战斗，一个人孤零零地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上。他象哈利·摩尔根临死前那样，深切地感到“一个人不行”，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引起的痛苦。老渔夫在大海上孤军奋战时不断呼唤伙伴的支援，但除了飞得疲惫不堪的小鸟暂时落到他的钓丝上略事休息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跟他做伴。他在跟鲨鱼搏斗中甚感势孤力单。他的失败是个人主义英雄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是作者的精神悲剧。



老人与海

他是一位老人，独自驾小船在湾流①中捕鱼。他一连出海八十四天，没捕到一条鱼。前四十天有个孩子跟着，后来孩子的爸妈见老人总是空手回来，就说他交上了最倒霉的背运，硬要孩子换一条渔船。果然，孩子新跟的渔夫第一个礼拜就捕到三条

好大的鱼。孩子往往回来得早，看老人荡着空船靠岸，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跑去帮忙：又背绳子，又拿挽钩和鱼叉，还扛卷在桅杆上的帆。这张帆用面袋补了又补，皱皱巴巴的，好似一面象征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瘦骨嶙峋，脖颈子尽是深深的皱褶。脸上的褐色疙瘩是热带海面上太阳反光晒成的良性瘤，一直布满下脸盘。一双手长期拉绳提鱼，勒出了深深的口子。但这些裂口都不是新的，它们象是无鱼荒漠上断裂的隙缝。

他身上的一切都老了，只有一双眼睛还海水一般碧蓝，总那么愉快，从不沮丧。

两人把船拖上滩，并排往岸上走的时候，孩子对老人说：“圣蒂雅各，我又可以跟你了。我们挣到了一些钱。”

孩子捕鱼是老人教的，因此特别喜欢老人。

“不用，”老人说，“那条船走运，还在那里吧。”

“可你记得那一次？头八十七天接连落空，后来三个礼拜，你天天捉到大鱼。”

“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失掉信心才走的。”

“爸叫我走的。我还是孩子，只得听爸的。”

“我明白，”老人说，“是这样。”

孩子“他没有多少信心。”

“他是没有，”老人说，“可我们有。对吧？”

“是的，”孩子回答，“我去端杯啤酒，先在露台酒铺里喝完了，再把渔具拿回家。”

“也行，”老人说，“渔夫不分彼此嘛。”

他们在露台上坐了下来。许多渔民跟老人说说笑笑，知道他不爱生气。上年岁的几位望着老人，未免替他难过，但是谁也没表露出来，都颇有分寸地谈洋流，谈他们的钓丝沉下多深，谈稳定的好天气，还谈他们耳闻目睹的种种。当天走运的渔夫早就回来了，已经把枪鱼^②开了膛，整条地搭在两块板上，叫四个人摇摇晃晃抬到鱼栈，等冷藏车运到哈瓦那市场去。有的捉到鲨鱼，便运到海湾那一边的鲨鱼工场，吊上钩子，挖出鱼肝，砍鳍剥皮，最后把肉切成一条条，好醃。

刮东风的时候，从鲨鱼工场那方向吹来一阵阵腥味，但今天味儿很小，因为风向转北，随即停了。露台上阳光媚人，十分舒适。

“圣蒂雅各，”那孩子说。

“嗯，”老人说。他擎着酒杯，在想多年前的旧事。

“我去弄几条沙丁鱼，给你明儿准备着，好吗？”

“不用。你玩棒球去吧！我还能划船，洛捷里奥会帮我撒网的。”

“我想去。不能跟你出海，也乐意给你帮点忙。”

“你请我喝了啤酒”，老人说，“你已经象个大人了。”

“你第一次带我出海那年，我刚几岁？”

“五岁。那次你险些把小命送了。我性太急，鱼还没乏就提，那鱼儿蹦得小船都快散架了。记得吗？”

“我记得那条鱼尾巴一个劲儿拍，座板都裂了，你狠狠揍它。记得你把我推倒在船头那儿一盘湿漉漉的绳子上，我只感觉整条船在震荡。你用粗棍打鱼，象砍树似的，血腥味腻住我的鼻孔。”

“你自己记住的，还是后来听我讲的？”

“跟你一起干的事我都记得。”

老人瞧着孩子，久经日晒雨淋的老眼充满了知心的慈爱。

“若是亲生孩子，我一定带你去试试运气，”他说，“可是你有自己的爹娘；再说，那条船运道好。”

“我去弄沙丁鱼。四个饵我还是有地方搞到的。”

“今天还没用光，放在盒里，撒上些盐。”

“我给你搞四条新鲜的。”

“一条就够，”老人说。他从未丧失过希望和信心，而此刻信心尤其奋发，象乍起的春风一样。

“两条，”孩子说。

“好吧，”老人答应，“不是偷来的吧？”

“偷也能偷，”孩子说，“可这都是买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心地单纯，没想到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谦卑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谦卑，但认为这不是失面子的事，不至于损伤真正的自尊心。

“看洋流明天准是打鱼的好日子，”他说。

“你明天上哪儿打鱼？”孩子问。

“远远的，等风转了向才回来。天亮之前开船。”

“我也劝他往远处去，”孩子说，“万一你钓到大家伙，我们好去帮忙。”

“他不会远去的。”

“对了，”孩子说，“我就说望见了他没望见的东西，譬如说一只寻食的鸟，就这样怂恿他到远处去捕鲱鳅。”

“他眼睛这么不行？”

“几乎是个瞎子。”

“奇怪，”老人说，“他是从不捉海龟的；那玩意儿最伤眼睛。”

“可是你在莫斯科托海岸^③捉过几年海龟，眼睛还顶好的。

“我是个怪老头子。”

“现在钓大鱼你还有劲吗？”

“我想是有的。而且有许多诀窍。”